

《大唐狄公案·黑狐狸》人物形象概念 隐喻研究

李孟天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0日

摘要

本文以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黑狐狸》陈来元、胡明译本为研究对象, 探究归化翻译策略下的隐喻翻译方法对小说人物形象再现效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译者以归化翻译为核心, 通过灵活转化隐喻意象、重新搭建隐喻映射路径, 有效传递了原文隐喻的核心内涵, 较好还原了小说中的唐代人物群像, 实现了人物形象的精准再现。概念隐喻是《黑狐狸》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手段, 其翻译精准度直接影响人物形象的再现效果。小说在隐喻翻译中采用意译法与换喻法, 既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 也保留了原文的文学审美价值, 同时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隐喻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大唐狄公案·黑狐狸》, 概念隐喻, 人物形象, 翻译策略

A Study on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Character Portrayals in *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Poets and Murderer*

Mengtian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0, 2026

Abstract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Robert van Gulik's *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The Black Fox* by Chen Laiyuan and Hu M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methods on the reproduction validity of character portrayals in the novel. The study finds that with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as the core, the translators effectively convey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metaphors by flexibly transforming metaphorical images and reconstructing metaphorical mapping paths, thus well restoring the group portraits of Tang Dynasty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achieving an accurate reproduction of character portrayals. Conceptual metaphor is a key means to shape character images in *Poets and Murderer*, and the accuracy of its transl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character image reproduction. The adoption of free translation and metonymy in the metaphor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is appropriate,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but also preserves the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of the original text. Meanwhile,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metaphor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ong'an novels.

Keywords

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Poets and Murderer, Conceptual Metaphor, Character Portrayals, Translatio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大唐狄公案》由荷兰外交官兼翻译家高罗佩创作，他还对汉学颇为精通，给后世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狄仁杰是唐朝武周时期的宰相，因《大唐狄公案》的诞生与广泛传播成为成为了西方耳熟能详的传奇英雄，被称作“东方福尔摩斯”。狄公案系列小说的传播轨迹十分独特，先是由中文译为英文，随后又基于英译本进行异语创作，最终实现了无本回译的文化循环，传播效果十分显著[1]。目前市面上由流传较广、最受读者认可的，是陈来元、胡明等人的译本，于2006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在翻译时，始终以归化翻译策略为核心，认为要译出这部兼具文学性与可读性、雅俗共赏的作品，不仅需要精通唐代文化，还得具备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旧体诗词素养[2]。该部小说讲述了狄公偶然滞留外县，身边没有随从相伴，恰逢当地县令举办中秋前夜的晚宴与中秋当晚的诗会，他受邀出席，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多起凶杀案接连发生，最终狄公凭借细致的侦查，成功破获了所有案件的故事。小说中多处通过概念隐喻构建了鲜明的唐代人物形象。冯全功(2017)指出，带有具体意象的概念隐喻，是文学作品中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的元素，能够有效强化读者对人物形象的感知[3]。方开瑞(2005)认为，人物是叙事小说的核心所在，因此人物形象的传递，既是小说翻译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译本质量的关键指标[4]。目前，翻译界学者已经围绕《少年天子》[5]、《小团圆》[6]、《老生》[7]等小说的人物形象英译，展开了大量探索。2024年之后，小说人物形象英译研究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学者分别围绕《射雕英雄传》[8]、《蛙》[9]、《极花》[10]、《尘埃落定》[11]等作品展开探讨。现有研究多侧重当代小说，对传统公案小说的关注不足，且关注常规翻译语境下的人物形象传递，未充分结合无本回译的特殊背景，尤其缺乏对无本回译语境下隐喻翻译与人物形象再现关系的深入探究。中国题材英语小说的无本回译具有“无本有源”的特殊性，译者需兼顾作者意向、文本意义与读者接受，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回归[12]，而这一特征恰好体现在《大唐狄公案》的传播与回译过程中，所以隐喻翻译不仅要实现语言层面的达意，更要兼顾文化内涵的还原与本土读者的接受。本文以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黑狐狸》陈来元、胡明译本[13]为研究对象，从概念隐喻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策略对人物形象再现效度的影响，进而揭示概念隐喻翻译在文学作品人

物形象再现中的重要意义。

2. 概念隐喻与《大唐狄公案·黑狐狸》人物形象

皮尔斯依据符号载体的表征与它所指代对象之间的关联提出象似符、标记符和代码符三个基本符号类别，并对象似符进一步细分成能直观呈现其目标对象的映象符、依据事物间关系相似度来指代目标对象的拟象符、通过一个符号对象范畴，去类比另一个符号对象范畴的隐喻符[14]。Lakoff(1987)认为象似符是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映射，这种映射既包含具体的属性相似，也涵盖抽象的关系隐喻[15]，隐喻具体来说就是从抽象程度低的源空间向抽象程度高的目标空间映射[16]。束定芳(2000)将隐喻划分为四类：喻体、本体与喻底同时出现、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喻体式隐喻、本体式隐喻[17]。由此可见，喻体、本体和喻底是概念隐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可以再现当时的世界，表达个人思想感情[18]，而小说的主题透过人物形象可被洞察，文学价值得以彰显。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与主题传递过程中，概念隐喻是一种重要手段[19]。在《黑狐狸》中，概念隐喻的运用成功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的唐代人物形象：从身为一县之首的狄仁杰、罗应元，到曾身居高位的名流巨宦邵樊文、张岚波，再到出家修行的如意法师，以及出身平民的玉兰、小凤凰、朱红，这些人物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对应着唐代不同的社会阶层，成为社会更替的一个生动缩影。文中通过刻画两位县令的恪尽职守，批判朝廷名流巨宦的嚣张跋扈，赞叹出家人的洞察世事，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生动再现了唐代市井众生的百态风貌，成功勾勒出一幅鲜活逼真的中国唐朝社会生活图景。笔者对基于人物形象的核心特质与隐喻类型进行对译本进行代表性筛选，重点聚焦动物、颜色、珠宝、工具、自然五类典型概念隐喻，从译本中精准挑出能够精准映射人物性格、身份及行为特质的隐喻表述，并在下节结合典型译例深入剖析译者的翻译策略。下表为《黑狐狸》中概念隐喻与人物形象之间的映射关系：

Table 1. The mapping between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character portrayals in *Poets and Murderer*

表 1. 《黑狐狸》中概念隐喻与人物形象之间的映射关系

人物	隐喻类型	隐喻义	具体特征
如意法师	动物隐喻(如“虎”“蛇蝎”) 颜色隐喻(如“猩红”)	外貌独具特色	性格神秘，能够洞察人与鬼怪之间的一切事物， 在出家人中地位崇高
邵樊文	动物隐喻(如“虎”“蛇蝎”) 颜色隐喻(如“铁青”)	权势显赫，嚣张跋扈， 心肠歹毒	虽已致仕归隐，但仍能在地方上翻云覆雨， 为维护自身名声不择手段
玉兰	珠宝隐喻(如“珠”“玉”) 工具隐喻(如“锋刃”)	辞藻华美，性格刚烈	夙慧颖悟，工于诗作，性情痴情，即便知晓遭受 背叛仍甘之如饴，甚至愿为对方顶罪
罗应元	自然隐喻(如“云”)	忧职忧民，焦灼难安	侦破能力尚有不足，遭遇困难时易抱怨， 担心丢官问责
狄仁杰	动物隐喻(如“雀”“鱼”)	痴迷案件侦破， 专注履职	具备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将案件侦破视为 自身毕生追求与使命

如表 1 所示，如意法师是《黑狐狸》中第一个出现的人物，作为一个出家人，他的外貌格外引人注目，“狮子鼻”“蛤蟆眼”等动物隐喻喻示着如意法师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可以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他，而且总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狄仁杰等其他人物加以暗示，希望他们能悟出门道，也吸引着读者对接下来情节的发展大胆猜测。如意法师虽然没有对案件的侦破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但完全成为了一个先知的形象。邵樊文是这个故事当中的犯罪嫌疑人，他是诗界耆老，文坛泰斗，曾经为圣上起草圣喻，曾经的辉煌和暗中犯下的罪行造就了他目中无人的形象。小说依托动

物隐喻刻画出他的强势和心狠手辣，不论是谋杀宋一文，还是在县衙聚会之时暗杀小凤凰，之后若无其事地返回欣赏焰火，都是用尽手段，不计后果，坚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而面对曾经挚爱玉兰，他在诗会上毫不留情，让玉兰赋诗一首，怎料玉兰脱口成章，让邵樊文大为不快，文中用颜色隐喻来表现他复杂的情感，同时暗示他最终的命运。玉兰从小天赋异禀，然而家境中道衰落，一直颠沛流离，最终遁入空门。文中用珠宝的隐喻来表现玉兰辞藻华丽，得到许多人的赏识，也借助珠宝来表达作者对劳动人民的任劳任怨，含垢忍辱的惋惜。玉兰本应该也像邵樊文、张岚波一样闻名于朝堂，而不是落魄至此，珠宝正是玉兰作为一名普通百姓所缺少的。在翠玉崖，玉兰为樊文顶罪时，小说用工具隐喻暗指玉兰在狄公拐弯抹角地盘问下，为了保护曾经的心上人已经豁出一切，失去理智，认为狄公已经全部掌握了邵樊文的罪证，真挚炽热的爱导致了她承揽一切罪过。此处高潮部分体现出唐代男女之间的感情相对开放，让玉兰的刚烈形象更加饱满。罗应元是金华县令，小说中仅有一处使用自然隐喻，暗指在中秋时节发生凶杀案后，罗县令已经完全慌了神，只会怨骂破凶案坏了诗会的大好氛围，怒斥历书的不准，但随后听说玉兰前来拜见，又喜形于色，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在小凤凰被害后，他担心丢了官位被杀头。罗县令的侦破能力显然在狄公之下，但愿意相信朋友，全力协助狄公破案，是一个负责的县令。狄公是小说的主角，小说用动物隐喻来描述狄公走出县衙后舒畅的心情，狄公是办案高手，视侦破为所爱，在县衙拜会完客人，拿起物证，出门寻找线索后，狄公便真正步入自己擅长的世界，说明他有着强烈的归属感。狄公虽不如如意法师能悟到世间万物，但愿意花心思去思考和推理。外人说罗县令沉溺酒色，但狄公认为罗县令荡于形骸之外多半还是装出来的，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实际上把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狄公只是一个过路人，两起案件并未发生在狄公的管辖范围，但他还是愿意对罗县令鼎力相助。罗县令和狄公共同构成了政府官员一心为民的形象，一个愿意求助，一个愿意帮忙，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民为本。

综上所述，概念隐喻在《黑狐狸》各色人物的形象塑造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通过凸显人物或风流洒脱、或阴狠歹毒、或恪尽职守的性格特质，勾勒人物轮廓、镌刻时代印记。为进一步探究原文人物形象在译文中的再现效度，下文将聚焦隐喻翻译策略，结合具体典型译例，深入分析不同翻译策略对人物形象再现产生的影响。

3. 翻译与人物形象再现

隐喻表达兼具源域的具身属性和目标域的抽象属性，是翻译实践的生动体现[20]。隐喻翻译的核心，就在于能否精准传递其隐含的会话含义与话语建构初衷。《黑狐狸》中，概念隐喻的运用成功塑造出鲜明的时代人物形象，这类隐喻的翻译精准度，直接决定着人物形象再现的效果。在隐喻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概念隐喻的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理解和作品主题的把握。笔者发现，译者在时主要采用意译法，辅以换喻法，这两种方法均属于归化翻译的范畴。归化翻译的核心目的是采用符合译入语文化认同的文学表达，弱化甚至消除源语著作带来的文化疏离感，提升译文的可读性与流畅度[21]。

例 1. 原文 1: He surveyed with disgust...the fleshy nose above the thick-lipped mouth. With his unusually big, bulging eyes, the man reminded him forcibly of a repulsive toad.

译文 1: 光脑袋缩在宽大的双肩之间，狮子鼻，阔绰口，一双蛤蟆眼凸出在眼眶外。

原文 2: When the judge nodded, the sexton's thick lips curved in a smirking grin that gave his ugly face a toad-like appearance.

译文 2: 如意法师那张丑陋的脸上漾开了神秘的笑容，两只蛤蟆眼间出一种奇异的光芒。

“狮子鼻”“蛤蟆眼”以两种动物的器官为喻体，对应描写人的器官特征，具体而言，即鼻梁粗短偏

扁、鼻翼开阔，眼睛硕大且向外突出。原文正是借助这两个隐喻，刻画如意法师容貌欠佳却独具特色，而这种极具辨识度的外貌，也塑造出他兼具表现力、能驱鬼神、洞察万物的人物形象。译者在翻译鼻子相关描述时采用意译法，结合原文中 *fleshy* (多肉) 的特征，将其译为“狮子鼻”，巧妙地将原文的喻底转化为喻体；在翻译眼睛的描述时，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直译 *toad* (蛤蟆) 一词，同时通过凸显 *bulging* (大而突出) 这一关键特征，清晰显化隐喻的内在含义。一方面，“狮子鼻”与“蛤蟆眼”的组合，生动刻画出如意法师相对丑陋的外形，让这个人物在小说开篇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唐代开始，贡狮入华逐渐成熟，随着狮子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普通人也开始有机会了解该猛兽[22]。另一方面，狮子在世界上作为百兽之王，与王权紧密相关[23]，在中国经过长期的选择和繁衍，狮子最终成为了勇猛而温顺、吉祥而和善的新形象[24]；蛤蟆则因眼睛硕大而被赋予洞察一切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承载着吉祥、财富与好运的象征意义。作者正是通过这两种动物隐喻，既再现了如意法师在出家人中的崇高地位，也凸显了他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也正因如此，他才能感知到黑狐狸的现身，预见两起凶杀案的发生以及关键人物的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英语描述外貌时多采用描述性形容词，*fleshy* 与 *bulging* 这两个词带有浓厚的西方语言特色，若直接直译，不利于国内受众准确理解文本信息。译者选择以动物意象翻译隐喻的核心含义，不仅让读者对如意法师的形象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更有利于展现他超然脱俗的人物质质。

例 2. 原文 1: I know their work. So I can well do without meeting them. As to Lo's doggerel.

译文 1: 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他们的诗如乱蝉噪枯柳一般，贫僧早见识过了。这宴会端的万万赴不得。

原文 2: Both the Academician and the Court Poet were senior in age and rank, so properly speaking he ought to visit them as he was, in full ceremonial dress.

译文 2: 不如乘此去拜访一下邵樊文和张岚波两位大人，尽管他们已经致仕退职，但遗泽芳香，官威尚炽，身为后进官吏，也是礼份上的事。

这两处描写分别体现了如意法师与狄公对邵樊文、张岚波二人的不同看法。*doggerel* 的本义为“打油诗”，在译文中被译为“乱蝉噪枯柳”，以令人烦躁的蝉鸣与枯黄的柳树为喻，生动比喻二人诗作毫无章法、缺乏新意，属于本体与喻体同现的隐喻类型。文中通过这一隐喻，清晰传递出如意法师对二人的评价——他认为二人徒有虚名，在朝堂之上不过是为了追逐权势，而出家之人的身份，也让他不愿与这类世俗之人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原文中 *senior in age and rank* 被译为“遗泽芳香，官威尚炽”，以花香四溢喻指二人的过往声望、以火焰余热喻指其残存权势，形象体现出二人在朝野之中仍具一定影响力，这一表述属于喻体式隐喻。这一隐喻既构建出狄公身为官员的严谨形象，也凸显出他对官场老前辈的万分敬重。无论邵、张二人的诗作究竟是否如如意法师所言那般拙劣，这一隐喻都明确表明了如意法师与二人划清界限的态度，他后来之所以欣然赴宴，不过是因为得知宾客中有狄公而已。狄公则以花朵、火焰为喻体形容二人的影响力，可见他对二人的才能仍有欣赏之意，加之同为父母官，登门拜访既是礼节，也进一步强化了狄公的官员身份。作者后续借助狄公的视角，通过对二人尤其是邵樊文的隐喻描写，初步构建起文中各位宾客的人物形象，而如意法师与狄公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生动彰显了唐代社会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

例 3. 原文 1: He put the volume down and gave Judge Dee a curious look...

译文 1: 两目虎虎有神。他见狄公进来，放下了手中的书本。

原文 2: Suddenly remembering his guest he looked up and said with a smile...

译文 2: 邵樊文说得眉飞色舞，项颈上的青筋都在隐隐蠕动。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狄公初次拜会邵樊文时的场景。原文中，作者用 *curious* 一词表现邵樊文对狄公的好奇，又以 *smile* 一词体现他谈及过往旧事时的愉悦心情，借此展现出邵樊文虽已远离官场，却依旧关注政事、眷恋过往辉煌的心境。在译文中，邵樊文的人物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虎虎有神”一词，生动刻画了他初见狄公时如老虎般锐利的目光；“蠕动”则以虫子的动态，形象彰显出他谈及过往时血脉偾张的状态，这一表述属于喻体、本体和喻底同现的隐喻类型。译者通过这些极具表现力的隐喻，鲜活地展现出邵樊文谈及曾经辉煌岁月时的激动情绪，也凸显出他对官场始终未减的眷恋之情。译文巧妙运用老虎与虫子的隐喻形成对比，初看之下，邵樊文尽显老虎般的霸气，可谈及过往激动不已时，又流露出如虫子般的情态，这种反差精准勾勒出他外表孤傲、内心却极度自卑，不愿伤及自尊心的性格特质。译者在此处理下的伏笔，也为后文邵樊文拒绝玉兰顶罪、最终跳下悬崖的情节做好了铺垫。

例 4. 原文 1: The Court Poet had grown red in the face.

译文 1: 邵樊文铁青了脸，心中揪然不乐。

原文 2: As soon as he had recognized her, he began to plan her removal.

译文 2: 然而她并没识透朱红父亲的蛇蝎肝肠，更不知《黑狐曲》背后隐藏着如此奥妙复杂的内情。

原文中，邵樊文邀请玉兰即兴作诗，玉兰随即作出一首讽喻时弊的诗作，*red* 一词精准传递出他对这首诗的不满情绪，生动刻画出邵樊文嚣张跋扈的性格，绝不容许他人不给自己留有余地。中西方文化中，用于寓意生气的颜色存在明显差异：在英语语境里，红色象征着魔鬼与邪恶；而在中国文化中，红色则承载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译者在此处采用换喻法，实现喻体、本体与喻底的同现，以“铁青”一词展现邵樊文的不悦，而“铁青”这一意象本身，也恰如其分地凸显出他冷酷无情的品性。结合文本语境不难得知，邵樊文曾是玉兰的情人，却也是匿名告发玉兰鞭笞侍女、千方百计折磨玉兰的人，面对玉兰这首暗含讥讽的诗作，他心生恼怒也在情理之中。其中，“铁”的沉重感，隐喻着邵樊文拥有强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足以轻易报复任何冒犯他的人；“青”的冷色调，则将他内心的愤懑与阴狠刻画得淋漓尽致，青色也是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在色彩方面的趋向[25]。狄公在分析案情时提出，邵樊文在辨认出小凤凰的那一刻，便立刻 *began to plan her removal*，这种极快的衔接节奏，有力凸显了邵樊文的心狠手辣。译者此处采用意译法，直接点出邵樊文“蛇蝎心肠”，同样实现了本体与喻体的同现。一方面，蛇蝎的攻击速度极快，隐喻着邵樊文下定决心除掉小凤凰时毫无丝毫犹豫；另一方面，蛇蝎体内蕴含的毒素，象征着他内心的歹毒与阴狠。这两方面的喻体特征相互补充，既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也进一步鲜明展现出邵樊文奸诈卑鄙的人物形象，凸显出他作为凶手的狠戾本性。

例 5. 原文 1: Lo's face lit up in a broad smile.

译文 1: 罗应元的脸颊顿时泛出红润，阴云舒卷净尽，露出欣喜的神色。

原文 2: When he had joined the teeming crowd in the broad thoroughfare in front of the tribunal's main gate, Judge Dee heaved a deep sigh of contentment.

译文 2: 狄公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回首望了望那座宫殿般的高衙大院，似有一种如雀投林，如鱼入水的感觉。

这两处描写聚焦罗应元县令与狄公的情绪转变。原文中，*lit up* 一词生动展现出罗县令从凶杀案发生后的阴郁，转变为得知玉兰前来时的欣喜，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他乐于见到冤案得以平反、愿为百姓伸张正义的本心。译者将这种情绪变化译为“阴云舒卷净尽”，属于喻体式隐喻。“阴云”具有笼罩全县、难以消散的特质，既暗喻宋秀才被害一案让罗县令寝食难安，他始终在思索破案之法，却又难免过度焦虑，后续小凤凰被害后，他甚至担忧遭到刑部问责，这一隐喻也成功刻画出他履职尽责、心系百姓的官员形象。而当狄公走出县衙，前往寻找乐谱密码时，他 *heaved a deep sigh of contentment* (长长舒了一口气)，

这一细节表明他在县衙内的生活备受压抑，唯有外出查案才能让他心绪舒畅，作者也借这一情绪转变，凸显狄公对破案的挚爱。译者此处采用意译法，将这种舒畅心境译为“如雀投林，如鱼入水”，属于本体与喻体同现的隐喻类型，恰是狄公内心的真实写照：鸟归山林、鱼入江海，既营造出强烈的归属感，也着重体现出对狄公而言，与其在县衙中与风流诗人寒暄应酬，不如尽快侦破宋秀才一案更为重要，这也进一步凸显出他视破案为毕生追求、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人物形象。正如江慧敏和王宏印(2017)所言，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并非传统认知中正襟危坐的青天大老爷，有别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动辄对被告施以大刑的法官，他反倒常常走出公堂、深入民间开展细致的明察暗访，尤为重视案件证据与逻辑推理[1]。狄公贴近生活、接地气，兼具诙谐幽默与能文能武的特质，有时甚至略带俏皮可爱，这样真实鲜活的狄公形象与扣人心弦的断案故事，读来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

例 6. 原文: Looking down at the judge with flaming eyes, she shouted at him:

译文: 柳眉倒竖, 杏眼圆睁……玉兰情绪亢奋, 言词锋刃闪闪。

Flaming eyes 以火苗为喻，喻指眼中的怒火。文中正是借助这一隐喻，展现出玉兰误以为狄公已掌握邵樊文罪证时，急于为曾经的心上人开脱、怒不可遏的状态。shout 一词则凸显出玉兰不顾一切的决绝，其激烈的言辞也成功塑造出她刚烈的人物形象。译者在此处采用换喻法与意译法相结合的方式，且两种译法均实现了本体与喻体的同现。其中，“杏眼”以杏子的形态喻指玉兰的眼型，既凸显出眼型的圆润饱满，给人清纯俏丽的观感，也侧面烘托出玉兰才华横溢的女诗人气质；而“杏眼”与后文“圆睁”搭配，更强化了玉兰此时怒目圆睁的激烈情绪。“锋刃”则以刀刃为喻，形象地展现出玉兰言辞的尖锐激烈，直指狄公，既彰显出她为心上人承担罪责时豁出一切、无所畏惧、孤注一掷的决心，也如同战士执械冲锋一般，凸显其刚烈本色。这两处隐喻共同再现了玉兰痴情的人物形象，即便知晓自己遭受背叛、被对方深深伤害，她依旧拼尽全力维护心上人。与之相对，邵樊文凭借自身的地位、智慧与心态，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将众人视作蝼蚁，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热衷于看着他人自己的掌控下承受命运的折磨，因此他不愿在玉兰的宽恕与怜悯中苟活。最终，玉兰言辞中的“锋刃”不仅击溃了邵樊文，也让她自己的命运永远定格在了中秋夜的翠玉崖。如此一来，目的语受众便可通过“锋刃”这一隐喻，深切感受到作者在结局处营造的激烈交锋，也让玉兰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深入人心。

4. 结语

《大唐狄公案》的传播历程呈现循环特征，其文化轨迹本质上是本土文化历经异国传播后回归本族语文化的过程，陈来元、胡明回译过程中出现的隐喻属于创造性改写。综上所述，译者在再现原文人物形象时，以归化翻译为核心途径，通过灵活处置富含文化特质的隐喻、重新搭建隐喻映射路径，实现了原文人物形象的较好还原。在归化翻译的实践过程中，译者主要运用意译法与换喻法传递原文隐喻的核心内涵，以通俗易懂的表达加强目的语受众对汉语言文化时的认同，同时为读者预留了充足的文学审美空间，进而有效实现了小说人物形象的精准再现。如何高效翻译概念隐喻的核心内涵、进而精准再现人物形象，对于文学作品在本族文化中的文学性再生与传播接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江慧敏, 王宏印. 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汉英翻译、异语创作与无本回译——汉学家高罗佩个案研究[J]. 中国翻译, 2017, 38(2): 35-42.
- [2] 陈来元. 我译《大唐狄公案》的酸甜苦辣[J]. 中国翻译, 2012, 33(2): 82-85.
- [3] 冯全功.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概念隐喻及其英译评析——以莫言、毕飞宇小说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3): 20-29.

- [4] 方开瑞. 意识形态与小说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3): 52-56.
- [5] 汪晓莉, 汪方芳, 韩江洪. 英译《少年天子》中的福临形象扁平化研究——聚焦于福临的话语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4): 98-108+150.
- [6] 孟令子. 《小团圆》英译本中报道动词的应用与人物形象变形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4): 151-161+90.
- [7] 冯正斌, 刘振清. 概念隐喻视域下《老生》英译本人物形象再现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1(3): 109-113.
- [8] 马萧, 付诗惟. 从网络评价语料库看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重塑效果——以《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人物形象英译为例[J]. 长江学术, 2024(2): 109-116.
- [9] 徐效军, 陶友兰. 基于语料库的英译小说人物形象重构研究——以葛浩文英译《蛙》中的“姑姑”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4(2): 70-78+98
- [10] 龙莹, 孙会军. 《极花》英译本性别话语重构及人物形象重塑研究[J]. 外语研究, 2024, 41(3): 69-73+97+113.
- [11] 邵璐, 周以. 阿来小说人物隐喻性思维风格及其英译研究: 以《尘埃落定》为例[J]. 外语学刊, 2025(4): 70-77.
- [12] 李书影, 吴与茜, 王宏俐. 基于合作原则的“中国题材”英语小说无本回译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3): 51-57.
- [13] 高罗佩. 大唐狄公案·黑狐狸[M]. 陈来元, 胡明,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5.
- [14] Hoopes, J. (1991)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5]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
- [16]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7]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8] 张钧. 《拉维尔斯坦》: 贝娄人物塑造的文化意蕴[J]. 外语研究, 2017, 34(5): 91-95.
- [19] 诸葛晓初, 吴世雄. 从概念隐喻视角解读人物形象[J]. 外语学刊, 2017(6): 73-76.
- [20] 叶文兴. 译者翻译过程认知路径——基于语料库方法的《红楼梦》“死亡隐喻”翻译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1(1): 101-105.
- [21] 杨惠莹. 中国文学输出与优秀译者及翻译策略——以曹雪芹和莫言作品翻译为例[J]. 当代文坛, 2014(5): 15-18.
- [22] 刘啸虎, 刘淑敏. 由虚入实: 汉唐狮子形象的变化探析[J]. 克拉玛依学刊, 2020, 10(4): 74-79+2.
- [23] 彭丽华.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装饰上的狮子造型论[J]. 唐史论丛, 2020(1): 31-50.
- [24] 周筱鑫. 文化融合中的选择与繁衍——以中国狮子造型为例[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2(5): 76-80.
- [25] 宋凤娣. 青色与中国传统民族审美心理[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99-103.